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伯纳德特集

张辉 ● 主编



[美] 伯纳德特 (Seth Benardete) ● 著

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

——柏拉图《王制》疏证

Socrates' Second Sailing: On Plato's *Republic*

黄敏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伯纳德特集

张辉●主编



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

——柏拉图《王制》疏证

Socrates' Second Sailing: On Plato's *Republic*

[美] 伯纳德特 (Seth Benardete) ● 著

黄敏●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柏拉图《王制》疏证 / (美) 伯纳德特 (Benardete, S.) 著; 黄敏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7
(经典与解释·伯纳德特集)
ISBN 978-7-5617-9946-8
I. ①苏… II. ①伯… ②黄…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2982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 划 人 倪 为 国

SOCRATES' SECOND SAILING: ON Plato's Republic

By Seth Benardete

Copyright © 198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9-704 号

伯纳德特集

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柏拉图《王制》疏证

著 者 (美) 伯纳德特
译 者 黄 敏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9.2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 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946-8/B·734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基岩的再认识

——王健、王健、王健

Sorcery, Second Sailing On Black's Republic

基岩的再认识 (王健、王健、王健)

——王健、王健、王健

基岩的再认识 (王健、王健、王健)

“伯纳德特集”出版说明

与许多伟大天才具有相同的命运,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 1932-2002)的重要性,在他身后才格外彰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将长久不可磨灭。

正像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曼斯菲尔德(H. Mansfield)在“悼词”中所说,作为一个古典学者,特别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伯纳德特生前并不为知识界所普遍了解,他本人似乎对获得某种赫赫声名也并不感兴趣。但是,他又无疑是我们时代最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思想家(the most learned man alive, and the deepest thinker as well)。或者如另一位学者伯格(Ronna Burger)所言,他的一生,便是哲学式生活的楷模。

从1965年起,伯纳德特就在纽约大学(NYU)任教。在教书和研究的40年中,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上。逝世前一周,他还在为大家讲授柏拉图的《欧蒂德谟》(*Euthydemus*)——而这篇对话录,据说是仅剩的、少数他所没有讲授过的柏拉图对话录了。像他的伟大老师施特劳斯一样,他试图用那些“伟大的书”作为一面镜子,为平庸的现代世界,寻找到真正的、不可回避的对照;为实用而虚无的人生,提供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严格而持久的学术苦修上的。伯纳德特对古代语言和古代文本天才的把握,甚至不得不使他的“宿敌”——美国形而上学学会会长罗森(Stanley Rosen)叹服。法国著名学者维达—那克(Pierre Vidal-Naquet)也认为,在这方面:“他堪获得荷马的英雄般的荣耀。”而他涉足的广泛领域,更使当代学界少有人可以匹敌。1953年完成关于柏拉图的《忒阿格斯》(*Theages*)的硕士论文、1955年又完成关于荷马史诗的博士论文之后,他不仅翻译和疏解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戏剧;发表了关于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论文和专著;而且,还为几乎所有重要的柏拉图对话录——从《王制》、《会饮》到《法义》等等,在翻译基础上写了非常耐人寻味的评注。他对现有学科界限的超越,代表了一种学术和精神的高度,一种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历史、文学、哲学……诸多知识领域,在他的经典研究中精彩地融会贯通,而远非各自为政。

本系列从伯纳德特大量论文、专著和对话录中编选出11卷,向汉语知识界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沉静而深刻的哲人的不朽思想。他对生活的悲剧与谐剧进行“情节论辩”的高超功力,他在体察“道德与哲学的修辞术”时所表现出的见微知著的惊人智慧,他与古代圣贤相遇并对话的奇特方式,以及他始终不渝的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问,都将令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我们反躬自省。阅读伯纳德特,不仅会启发我们重新体认伟大的古代诗学传统,而且将对我们重新估量那些被现代学问与生活方式所遮蔽乃至毁坏的一切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戊组

2010年7月

他说：“所需要思考的仅仅是你能注意到的，它使你看到你没有注意的东西，甚至使你看到不可见的东西。”

——麦克林(Norman F. Maclean),《奔流之河》

致 谢

本书缘于关于施特劳斯(Leo Strauss)《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的一篇评论(刊于《政治科学评论家》(*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1978年, 页1-20)。承蒙舒尔曼(Reiner Schürmann)教授之赐, 我有机会在新学院(*the New School*)研究生科哲学系里教了三个学期的《王制》。

也向贝尔曼(Robert Berman)、伯格(Ronna Burger)和戴维斯(Michael Davis)致以谢忱, 他们阅读了手稿, 并与我讨论。感谢法尔(Julie Farr)的整理工作, 也感谢维图基(Barbara Witucki)为打印和校对付出的劳动。

目 录

致谢 / 1

导言 / 1

第一部分 (卷一) / 7

1. 苏格拉底(327a1-328c4) / 7

2. 克法洛斯(328c5-331d3) / 10

3. 珀勒马库斯(331d4-336a8) / 16

4. 忒拉绪马霍斯[上](336a9-347a6) / 20

5. 忒拉绪马霍斯[下](347a7-354c3) / 27

第二部分 美(卷二—卷四) / 35

6. 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357a1-368c3) / 35

7. 两个城邦(368c4-373e8) / 46

8. 哲人-犬(373e9-376c6) / 58

9. 教育(376c7-378e3) / 62

10. 神学(378e4-383c7) / 68
11. 勇气和节制(386a1-392c5) / 70
12. 效仿与模仿(392c6-398b9) / 75
13. 音乐和体操(398c1-412b7) / 79
14. 高贵的谎言(412b8-417b9) / 83
15. 幸福(419a1-422a3) / 86
16. 战争与革命(422a4-427c5) / 88
17. 正义(427c6-434c6) / 90
18. 勒翁提俄斯(434c7-441c8) / 100
19. 自然与种(441c9-445e4) / 114

第三部分 善(卷五—卷七) / 117

20. 女人-戏剧(449a1-452e3) / 117
21. 平等(452e4-457b6) / 122
22. 共产主义(457b7-466d5) / 126
23. 战争(466d6-471c3) / 130
24. 言与行(471c4-474c4) / 133
25. 知识与意见(474c5-484d10) / 140
26. 哲学禀性(485a1-487a6) / 152
27. 哲人-王(487a7-502c8) / 157
28. 善(502c9-506d1) / 168
29. 太阳、线、洞穴(506d2-516c3) / 173
30. 上升与下降(516c4-521b11) / 197
31. 数学与辩证法(521c1-541b5) / 201

第四部分 正义(卷八—卷十) / 207

- 32. 堕落(543a1-550c3) / 207
- 33. 寡头政治(550c4-555b2) / 213
- 34. 民主政治(555b3-562a3) / 218
- 35. 僭主政治(562a4-576b6) / 223
- 36. 三个比较(576b7-588a11) / 228
- 37. 诗(588b1-608b10) / 235
- 38. 灵魂(608c1-612b6) / 247
- 39. 关于厄尔的神话(612b7-621d3) / 250

主题索引(汉-英) / 255

主题索引(英-汉) / 266

讨论过的《王制》段落索引 / 277

导 言

[1]本书的标题暗指在《斐多》(96a6-100b3)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自述思想历程时使用的短语。^① 克贝(Cebes)对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不死的论证提出了反论,苏格拉底的反驳以讲述自己的故事起头。克贝同意,灵魂如果从来没有占据身体,也就不会[从身体中]逝去,但他不解的是,何以证明灵魂的不断转世是没有止境的。他尤其被这样一个显然的矛盾所困扰:灵魂就其独立于身体而言本身就是善的,但却必须与身体结合在一起。他问道,为什么这里是“形成”(becoming),而不是“存在”(being)? 克贝的问题引发了苏格拉底关于因果的讨论,以及在灵魂本身的善所引发问题的基础上,关于与目的论相关联的质料因和动力因的讨论。

苏格拉底区分了关于原因的不同问题,这些问题他在着手哲学思考时提了出来。他还区分了按前哲学的方式(prephilosophically)所能给出的不同回答。然而,他给出的前哲学的回答连最

① 关于这段话更详细的分析,参见 R. Burger,《斐多:柏拉图的迷宫》(*The Phaedo: A Platonic Labyrinth*, New Haven, 1984),页 135-160。

粗略的推敲都通不过,它们不满足因果解释的最低条件。苏格拉底所能设想的所有因果解释,都在根本上具有要么是加法要么是减法这样的算术操作特征。他知道,相反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由此得不到因果解释。但是,机械地描述一与一之和,这与对某个东西一分为二的机械描述没有什么区别。把两个一拉到一起,这对于二来说,与把它分开是一回事;两个一的合并对于一来说,也与把它们分开别无二致。把身体和灵魂合在一起得到一,它们还是二;分开看的身体与灵魂合为二,但每个还是一。因此,作为分离,死就是从一得到二,而作为结合,生就是从二得到一,但这样一来,生与死就都既是一,又是二。

苏格拉底于是意识到,只有当结合与分离是心灵(mind)的作用,这些荒谬的结果才会消失。然而,由于两个理由,阿纳克萨戈拉式的心灵[2]在此不能胜任。阿纳克萨戈拉(Anaxagoras)允许所有事物先于心灵的作用而结合。心灵只是一种分离的力量。但是,既然心灵必须也是结合的力量,那么除非事物已经为心灵所结合或分离,它们就从来不曾结合或分离。阿纳克萨戈拉曾尝试把不会超距发生的机械因果作用,与一种理解原则结合起来,该原则将对机械的因果作用不断运转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那些杂凑进行规整。然而,一旦接近和远离都是心灵作用的结果,事物就既结合又分离了。心灵的规整作用于是就产生一种因果的算术。但这是有代价的。心灵规整事物,但并不是为了善而规整。现在,心灵成了唯一的原因,但它却不合理性(rational)。原来的困难是,灵魂与身体一起何以既是一又是二,现在这个困难在心灵内部重新出现了,这就是目的合理性与秩序合理性的分裂。事物的秩序与事物的善并不相谋,要结合它们,就会发现因果运算是不可能的。要是某个要素把某物的善赋予这个某物,所涉及的加法操作就会与分离的作用一样,不会导致结合。因此,合理性

(rationality)的两个方面所需要的结合不可能通过任何一方达成——一个方面的不可能是因为这样把秩序与善既放在一起又加以分离,另一个方面的不可能是因为善不是机械地建立事物的秩序。善既不可能是事物之和,也不可能是事物中的一个。

风停的时候,水手就改用桨。他不再依赖外力之助。就我们从柏拉图那里所知道的而言,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这种类似于再次起航的举动。苏格拉底告诉克贝,在悟出他想在阿纳克萨戈拉的书中得到什么之后,他失望地发现阿纳克萨戈拉没有将其作为善的原因而求助于心灵。苏格拉底知道如何能够无误地探知心灵的存在(presence),但他不知道阿纳克萨戈拉会如何着手证明心灵既存在于每一事物又存在于所有事物,因为赋予一事物的任何善都能证明是对它和另一些事物的恶,而且,一起而不是分开赋予它们的任何善,都能进一步证明是对它们和另一些事物的恶。目的论必定是一种建筑术。但是,如果善由于不依赖于其他东西而位于序列的末端,那么序列就能够垮掉但无损于善;而如果善分配于序列,那么,在把善赋于序列中的任何东西之前,[3]就需要知道整个序列。终极因似乎是一个必要但又不可能运用的原则。

苏格拉底援引自己的情况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能在说苏格拉底做了所有依照心灵所做的事情之后,在解释他所做的每件事的原因时,说苏格拉底坐在牢房里是因为他的肌肉和骨骼按某种方式加以摆放并具备某种能力,说他与克贝谈话是因为耳朵里的振动和空气中声音的运动。只要不忽略导致囚禁和谈话的真正原因,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援引这些原因;他真正反对的是,在解决任何因果的算术必须面对的困难之前,就把机械的原因和真正的原因混杂在一起。真正的原因是双重的:雅典人的意见是,最好对苏格拉底加以处罚;接着,由于这一点,苏格拉底所持的意见

是,最好呆在牢房里,服从他们规定的任何处罚都比逃走更为正义。苏格拉底放弃了阿纳克萨戈拉式心灵的作用,代之以关于善的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苏格拉底是不正义的,另一种主张他是正义的。如果苏格拉底所做之事是依照心灵,那么雅典人做的事情就不可能出于心灵,因为,否则,由于这是按相反的路线达到同样的结论,心灵就是完全不合理性的。雅典人认为死是恶而生是善,苏格拉底应该遭受恶;但苏格拉底告诉他们,他不知道死是不是恶,而在《斐多》里他通篇都认为这对他来说是善的。即使苏格拉底一被指控就遭逮捕并严加看守,使他的朋友们不可能帮他偷逃出去,这对他的意见也没有影响,而他遭到的责罚与他的死,则以一种离奇的方式表现了心灵的作用。理由(reason)的不合理性无疑区别于机会的随机性和因果之链的必然性,但是,也很难因为阿纳克萨戈拉在主张心灵的支配地位时忽略这样一种原因,就对他加以指责。

支持苏格拉底呆在牢房里的那些依据看来是过头了,它们彼此也不融贯。要么,他自己的意见不产生效果,或者附从于雅典人的意见,并在原则上与之矛盾的同时,在结论上支持它;要么,雅典人认为的死刑实际上是自杀,而苏格拉底利用公开的事件来掩盖私己的利益。他的对话者们[4]至少在一开始认定这是自杀,如果离开《斐多》中的政治考虑,很难说他们最后是否改变了想法。苏格拉底自己的说法是,按照对目的论任何一种通常的理解,“受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这种意见驱使”(99a2),他的肌肉和骨头早就在麦加拉(Megara)和波俄提亚(Boeotia)一带活动,因为对于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兼具身体和灵魂的活人来说,善必定是生命的维持。如果善不能归于必要和充分条件的结合,目的论就是不可能的。由于意识到自己发现不可能解释所需要的结合,苏格拉底遇到了引发苏格拉底式转向(Socratic turn)的困惑。通过重新

表述他拒绝逃离牢房的原因,苏格拉底指出了一条出路。他相信留下来更正义,也更高贵(或更美)(99a2-3)。苏格拉底从善出发,接着把它分成正义、高贵和善。善现在成了三个东西的复合物,对此结合起来看与分开看一样令人困惑。这样就能够着手把雅典人错误的意见,和苏格拉底正确的意见,都理解为心灵作用的结果。善表现于意见的零碎片断,这与在由心灵真正地规整的整体中,还不是一回事。在因果问题表明不可能以直接的方式思考事物之后,苏格拉底所求助的言论和意见就是这样一些零碎片断。这些片断的言论作为一些整体或形式(*eidē*)^①相继展示(《治邦者》262a5-263b11),而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从它们推进到真正的形式(*eidē*)。我把这个过程称为形式分析,就是想无论是关于心灵还是关于善,都坚定地取代而不是放弃目的论。

脱离辩证法的实践就无助于展示形式分析。因此,在导论里对柏拉图的论辩做简单的说明,要更合适一些。一般说来,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给出了两种类型的论证。这些论证或者势若爆发,或者形似纤丝。有时,苏格拉底给出的例子清晰有效,不仅是对话者,就连读者也立即承认其说服力。苏格拉底针对克法洛斯(Cephalus)的反例(331c1-d1)就是这样一种爆发式的论证。然而爆发式的论证很少用来解决问题。大部分情况下,苏格拉底提出的论证似乎是演绎性的,但我们感觉到在论辩过程中,新的前提被偷运进来,或者词义一再变动,以至于就像阿德曼图斯

① [译注]希腊词 *eidos*, 复数形式 *eidē*, 以及英文形容词形式的变体 *eidetic* 均按“形式”义项汉译。这是本书最重要的术语之一。作者有时使用原希腊词,有时用 *species* 这个英文词翻译(该词有“种”和“外现形式”两个义项),并在该词后用括号标注 *eidos* 或 *eidē*, 以突出“形式”和“种”之间的关联。除了“形式分析”这一固定搭配之外,后文凡译自 *eidos* 或 *eidē* 的“形式”一词,就在后面加括号标注,而 *species* 一词译为“种”,并保留作者本人给出的括号标注。

(Adimantus)所抱怨的那样,[5]我们觉得自己是被诱骗而不是被说服(487b1-c4)。纤丝式论证意在产生转化(peragogic or conversive)效果(518d4)。它们让我们转向一些东西,如果不是苏格拉底以一种并非十分直接的方式赞同,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些东西。他把一些东西与另一些东西联系起来,或者把一些东西与另一些东西分开,出其不意地迫使我们起而顿悟。《王制》就是一次形式分析,它之针对美、善和正义,是就这些东西对我们理解正义有所贡献而言的。分析的程序是双重的:把正义与其他东西并置,又把正义与其他东西分开。它既分隔又结合。然而分隔和结合使得任何论辩都不能平滑地前进,因为,正是论辩中出乎意料的断裂和出乎意料的接合,构成了形式分析的行进路线。